

細塑今昔



市井萬象

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活動——「細塑今昔・智建未來」微型藝術展現正於中環街市舉行。該展覽共展出一百件作品，反映十八區風貌，包含香港歷史、文化、街景、建築、美食和人情故事。

圖為微型作品展現維港上空綻放慶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煙花。

中新社

故宮館與文化安全

為什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下稱：故宮館）要擔任創造香港文化安全生態的主要角色？首要原因是故宮館以中華文化為本。以香港一些人目前缺乏對中華文化認知的情況，學生應是加強中華文化認知的對象之一。所以故宮館應該成為開發國民文化教育教材及資源的一個平台和中心，並在香港積極推動國民教育。

故宮館的國際化應是次要，主要重點是本地化，讓香港市民深度認識中國文化，建立國民文化知識的基礎，從而加強對國家文化認同。英國殖民時期，港人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強。然而，為什麼近年有一些年輕人會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手持美國旗出來？這正危害香港的文化安全環境。

因此，故宮館要創造文化安全的更好條件。具建設性的方法是，故宮館應該成為一個中華文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化知識普及的平台，主要受眾是港人，進而推廣至大灣區其他城市。對於如《易經》、四書五經、書法、武術、太極、養生、飲食等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及生活，應以活化和創新為主。不同於其他展示藝術收藏者或西方藝術文化

機構的平台，故宮館需更清晰定位，名正言順，在推動香港的文化安全工作上充分施展。同時，教育局和其他社會機構也應該配合。故宮館是一個創造國民文化教育資源、培養國民文化教育人才的基地。香港本身的中華文化資源亦豐富，有來自內地五湖四海的人。僅是潮汕文化，已有大量的材料可發掘，還有上海、江蘇、四川，甚至新疆、西藏，香港有能力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聚集地。

故宮館應該是一個貼地的博物館，在營造香港的文化安全上，擔當主要角色和發揮重要作用。

清華園的「蒙古公主」

上海《文匯報》筆會刊登了唐吟方先生的《清華園的煙火氣》，我這個在清華園裏住了四十八年的「watchwoman」讀後，一則驚訝、二則欣喜。驚訝是因為去年秋天我也發表過一篇同名文章，但篇幅小得多了，寫的是清華園裏由東往西排列的東樓、中樓、公寓（筒子樓）住宅區，這些四五層舊樓是我最喜歡的有煙火氣的家屬院。東樓靠着照瀾院超市，這裏四十年前叫照瀾院合作社，七十五年前叫做照瀾院家屬區，近一百年前叫南院，是清華第一所比較完整的教授宿舍。我在小說《紅蜻蜓》裏給了它一個講究的名字——聽松院：「奇怪的聽松院——那是幾排中西合璧，灰得很很氣派的優雅院落，這裏連天空也是灰蒙蒙的。青松在曲徑投下花枝般的幽影，陰潤的雲朝飛暮捲，簡直如重重山門，連魯智深也打不破。它們盡日鎖着院落兩頭的斜坡，像在守關。」

唐先生用極儉省的文墨寫到照瀾院的瀾園食堂，我也喜歡，那裏的特產是各種滷製品。我常去的食堂是唐先生文中提到的南園。他說：「最喜歡那裏的燒茄子，本是一道家常菜，卻被南園的大師傅生生塑造成一款經典。」確是的評。去南園，若早，燒茄子往往還沒做好，或

是因買這道菜的人太多，端出來早早就被搶光，所以總是晚些上菜。但老太太們不答應了，有位老太太總是嚷着：「我老伴要吃燒茄子，他牙不好，快拿燒茄子出來。」直逼着管事的出來趕着把燒茄子上菜台，才算皆大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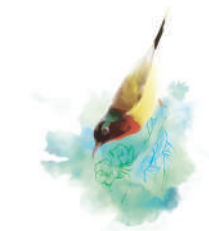
這位老太太，原是我父親單位的會計。說來我父親在清華學習、工作、生活了六十七年，心中裝着的潛歷史可實在太豐富了。說回南園食堂，另有一位老太太，其實也不算很「老」，將近七十歲吧，也是南園的常客。她走路極慢，頭昂着，肩膀一塌一塌，右手拖一個小車維持平衡，小車裏放着亂七八糟的各種東西。清華人在穿着上向來不講究的，但這位老太太已屬於略邋遢類型。

父親告訴我，她是一位蒙古公主的女兒。曾有一度公主的保姆被趕走了，公主養尊處優，不會做饭，只得每日帶兩個女兒到照瀾院合作社的小飯館吃飯。父親說這兩個小女孩簡直美麗極了，驚鴻一瞥，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確實，這位老太太的面容仍隱約透着昔日的姣好。

老太太出入食堂不排隊，不自己收拾碗筷，而且吆五喝六，一會命令這個人為她拿筷子，一會又呵斥食堂員工太慢。不過有一次，當大師傅為她單獨開了一個窗口時，她忽然從小車裏拿出一個小麵包，放在窗口。大師傅笑着表示不要，她卻執拗地要他收下。

她經歷了什麼，做過什麼工作？都是謎。清華園裏藏龍卧虎，可評說的實在太多了。僅就此博讀者一噱而已。

天地新華，日月新華（上）



人與事
丘樹宏



如是我見
侯宇燕

是因買這道菜的人太多，端出來早早就被搶光，所以總是晚些上菜。但老太太們不答應了，有位老太太總是嚷着：「我老伴要吃燒茄子，他牙不好，快拿燒茄子出來。」直逼着管事的出來趕着把燒茄子上菜台，才算皆大歡喜。

這位老太太，原是我父親單位的會計。說來我父親在清華學習、工作、生活了六十七年，心中裝着的潛歷史可實在太豐富了。說回南園食堂，另有一位老太太，其實也不算很「老」，將近七十歲吧，也是南園的常客。她走路極慢，頭昂着，肩膀一塌一塌，右手拖一個小車維持平衡，小車裏放着亂七八糟的各種東西。清華人在穿着上向來不講究的，但這位老太太已屬於略邋遢類型。

父親告訴我，她是一位蒙古公主的女兒。曾有一度公主的保姆被趕走了，公主養尊處優，不會做饭，只得每日帶兩個女兒到照瀾院合作社的小飯館吃飯。父親說這兩個小女孩簡直美麗極了，驚鴻一瞥，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確實，這位老太太的面容仍隱約透着昔日的姣好。

老太太出入食堂不排隊，不自己收拾碗筷，而且吆五喝六，一會命令這個人為她拿筷子，一會又呵斥食堂員工太慢。不過有一次，當大師傅為她單獨開了一個窗口時，她忽然從小車裏拿出一個小麵包，放在窗口。大師傅笑着表示不要，她卻執拗地要他收下。

她經歷了什麼，做過什麼工作？都是謎。清華園裏藏龍卧虎，可評說的實在太多了。僅就此博讀者一噱而已。



文化經緯
馬浩亮

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立足天津的新記大公報，在吳胡張三駕馬車的率領下，漸成影響遠達全國的報業巨擘。「有容乃大，包羅萬象」的大公報，不僅涵蓋政治軍事、經濟商業、藝術科學的重要新聞、評論、知識，即便衣食住行等報道，亦有聲有色，「天津衛，三宗寶，鼓樓炮台鈴鐺閣，永利南開大公報，銀魚紫蟹大紅襖。」天津人的日常，離不開大公報，也離不開「銀魚紫蟹」等吃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起，大公報連續九日，在《本市附刊》頭條連載了一組《天津的小飯館》，堪稱一部簡潔版的天津美味指南，名副其實的「津津有味」。作者的寫作緣由是華界繁榮沒落後，大飯館紛紛遷入租界，有感滄桑巨變，便將目光聚焦到「普遍在中小社會裏的小飯館」。立意非常明確：「倘為擺動闊綽，自當走向大飯館裏——那裏只能給你一種奢侈印象，錢多費了但仍不敢保你吃得飽；若為吃飯而吃飯，則須往一般平凡的小飯館走去。」

因此，作者精細素描了路邊攤、宵夜、二韋鋪、小酒館、清真館、包子鋪、素菜館，有知名的老字號，也有攤販叫賣的包子、煎餅、玉米餛飩……這從各篇的小標題就可直觀感受出來：《宵夜飯館各式皆備》《勞動階級席地而食甘之如飴》《餃子大餅別具一格》《羊肉包舖生意獨盛》《冬令既屆涮羊肉大利市》《秫米飯舖點心齊備》等，無不透着濃濃的煙火氣和市井味道。

比如「小熱酒舖」，「門外只懸着一個酒壺的模型當做招牌，裏面只有一些簡單的酒菜，如鹹花生、辣白菜等」「負苦的人只有三十個銅子的大餅，兩個銅元的鹹菜，便已解決了問題」「更經濟些的，拉洋車的，隨便有幾個玉米麵餛飩——只要兩個大銅元一個——也一樣抵得一日之糧。」

「豬羊肉包子舖」，則高檔一些，各館鍋點，裏面有蝦仁、蟹肉、海參、雞子等，普通餡則只有肉，眾口同養。而「餃子舖」——「餃子俗稱「老虎爪」，餃子舖為供給迅速、伺應敏捷起見，多在午飯前，很早把餃子煎出多許，放在一旁，到「飯口」忙時，只重新放

在鍋裏加上香油，便可賣錢。」

至於天津的地方特色小吃——煎餅，文章則寫道：「在法租界勸業場、馬家口、日租界四面鐘、新旅社前，更有一種專門賣『煎餅果子』的，也一直賣到夜深三四點鐘，雖是一種宵夜點心，亦可視做夜飯的」。根據天津地方學者的考證，這是「煎餅果子」一詞，首次出現在報紙這一大眾傳媒上。前些年，圍繞煎餅究竟是「果子」還是「餛飩」曾引發了兩派之爭，而大公報的寫法，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天津的小飯館》組稿，還記錄了當時天津飲食的諸多新現象。比如《素菜輩做的有藝術頭腦》，「把素的豆腐麵筋豆皮等，特製成雞魚鴨肉等葷菜模樣，甚具匠心，頗有藝術頭腦。」又如，一些主要為洋行華人僱員或青年學生提供便餐的飯館，為了招徠顧客，爭相利用新式的女招待做噱頭——「因此，『本館新添女子招待』的招牌，便與『本館新添什錦火鍋』的招牌一樣擺列門首。」

不同地方特色的飯館，在天津也有不同的際遇變遷：「山西館在晉系（閻錫山）執政時，很曾興盛一回，這裏的食品，有許多是不與一般飯館相同的，如『刀削』『撥魚』……只是為趨時尚，便很有些山西館數典忘祖的，只管拿他們不能擅長的食品饗客。至於所謂



天津市的小飯館

四人分工新聞、特寫報道、社論、短評、印刷、秘密派報，大受愛國市民歡迎。從創刊首日只印三十份，兩個月後印量就達千份。此事後來引起日寇高度注意，一九三九年九月終被日本憲兵隊搜查破壞。林墨農等人提前獲知新消息，安全撤離天津到了大後方。堅持每日秘密出版達兩年之久的《高仲明紀事報》從此畫上句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公報刊載《天津的小飯館》。

作者供圖

化，中山市更是滄桑桑田、日新月異，這其中，海外華人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進入二十一世紀，除了繼續打好「鄉情僑牌」「經濟僑牌」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經過認真思考，我根據宣傳文化部門的職能和特點，提出了「文化僑牌」的概念。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達一個新的階段，文化建設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中山市也提出了創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目標。海外華僑既保持了中華傳統文化，又了解海外的優秀文化，正好可以為家鄉的文化建設提供許多有益的意見、建議和支持。

中山市由於偉人孫中山的緣故，許多事情都可以爭取做到與國家同頻共振。基於這種理念，我開始思考着該如何操作。

二〇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作

為孫中山先生的故鄉，中山市應該積極主動策劃和配合開展活動。於是，我第一次找到了香港新華集團董事長蔡冠深，請他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在全國「兩會」上交一個提案，建議國家在部署紀念辛亥革命活動的時候，將中山市列入其中的重點地區，並安排相應的項目和活動。與此同時，我則率一個專責小組，赴京向全國政協、民革中央，以及廣東省政協等單位匯報我們開展「四大系列、十個重點、百項活動」的方案。

我們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報。紀念活動期間，國家在中山安排了一個國際研討會，並組織各界人士以及孫中山先生親屬與辛亥革命者後裔、華僑華人、國際友人，齊聚中山，一起隆重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這一年，我們還與新華集團在香港聯合舉辦了孫中山與日本友人梅屋莊吉專題展覽等活動，影響廣泛。

「文化僑牌」開局成功！